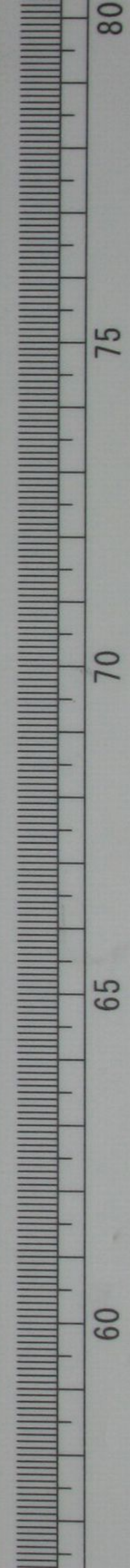




善書寶鑑



善書寶鑑

風陵書屋藏本
澤田瑞穂

六
九

F0276-(1)

光緒丙戌年重刊

板
琉璃廠西門內路南榮陞堂摺紳局

蓋聞作善者不談因果而
終必降祥脩德者不講報
施而自能獲福理無或矣
事以微可惜見勸善懲
惡諸書者大守不力為幸以

耳西成煉及門李仲英相同
出善書寶鑑數卷問序於
余詢書所自來乃朱君植甫
所重刊也是書原板舊存曹
致固家至辛秋朱君初獲是

板惜殘缺不完備朱君取
丹桂籍互相印證補闕訂謬
閱三載而書始竣誦善舉也
此中頗費苦心願為首倡將
欲廣行世上爰付手氏讀是

書者尚其力仍不倦無負
朱君之意焉耳

岩

光緒十有二年歲次丙戌

賜進士出身戶部郎中鄭里贊

九天開化主宰元皇司祿宏仁文昌帝君陰騭文註案 卷一

明顏 廷表註釋 五世孫顏文瑞 麓補案

徐應祥 仲恬

金星梧 沅石

曹元福 幼春

後學

翁曾源 仲淵

全校重刊

張啟後 佑人

徐致祥 季和

文昌帝君陰騭文

文昌帝君陰騭文

元

註
帝君是大元無上上德真君。上主三十三天仙籍。中主人間壽夭禍福。下主一十八重地獄輪迴。敬禮奉行。誠心感格。事驗彰彰。絲毫不謬。陰隲二字。見於尙書洪範。隲定也。謂天於冥冥之中。不忘下民。求所以保全而安固之者。甚至帝君括全文之義於陰隲二字中。誠謂由此則安。不由此則危。不可不知也。又云隲定也。在人爲德。在天爲隲。以人之德定人之福。故曰陰隲。
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

註云

帝君自言也

帝君以身勉天下之人。故立言之初。先假吾以爲言。正所謂現身說法也。一十七士。歷舉前之所閱歷者。以示人人處士大夫之位。爲善固易。爲惡亦易。以一十七世之久而不改厥心。不易素履。達摩所謂久長難得人者也。

未嘗虐民酷吏

註 民無位之號。吏在官之稱。民易虐。而不以虐臨之。吏易酷。而不以酷使之。

帝君之仁可知矣。而能信之於一十七世之久。其德化為何如。

案。子羔為衛士師。有犯刑者。子羔臨刑。愀然既而萌贖之亂。子羔出走。刑者守門。謂子羔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乃入焉。追者不及。子羔謂刑者曰。吾親刑。子三逃。我何也。刑者曰。刑足。吾之罪也。公臨刑而愀然不樂。君子之心也。君有不忍刑吾之心。此今之所以脫君也。

陶文僖公曰。吾儕一列仕籍。卽念念濟人利物。猶慮罪浮於德。况可漫不加意乎。憶我往歲。出差赴越。往來數千里。

所用役夫。不知若干。念茲枵腹赤體之民。皆人子也。炎蒸汗雨。寒冒霜雪。由此委填溝壑者。何可勝數。此等罪業。皆由我作。果報不誣。能不惕然乎。臨民者當三復斯言。

林鎬莆田人。為工科給事。時議開陝。佾以通運載鎬。奏罷之後。鎬死。至一朱門中。紫袍者索鎬善惡簿。鎬見天平內。惡重善輕。俄一叟手擲一小黃卷於善秤內。忽偏重視之。乃諫罷役。疏也。卽命鎬還魂。鎬問紫袍者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

宋鄭清臣為槐里令。虐酷異常。移任歸。民遮道唾罵。清臣

愧憤以部民侮長官奏聞真宗曰為政在得民心如是爾政可知遂貶而死

救人之難

註難是患難如兵荒水火危急存亡旦夕不保之類救如出人於水火之中拔人於鈇鉞之下呼之立應為之恐後所謂救也然亦要根前陰子大抵帝君之救人有救於人所見者有救於人所不見者可見之陰陽易知不可見之陰陽人所不及知者正多耳

案宋益國公周必大監杭州利劑局局內失火火犯當

死問吏曰此火設起自官應得何罪吏曰削職公曰我豈可以一官而坐視十餘人之命哉遂自証服各家俱免死公竟罷官而歸後夢神換帝王鬚官至宰相

高郵張百戶往淮安泛舟湖堤遙見小船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救張急出白金十兩呼漁舟救之至則其子也正德間七月大風海溢沿海居民漂沒無算少定人有駕筏撈取貨財者見一女子手扶一笥浮沉而來將抵岸一人利其笥遂沉此女及發笥見一庚帖乃即其所聘妻也夫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適殺其妻天之報應可不畏

濟人之急

明羅倫應會試宿山東僕於院拾一金釧匿不以聞行兩日倫歎資乏僕以拾金釧告倫大怒欲殮還僕曰如此往還恐誤試期倫曰此必婢僕遺失倫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寧不及試無令人死於非命也復至其家果因婢夜潑盆水釧在水中誤棄於地主母笞婢甚數尋死夫責妻妻欲投繯一門如沸公至出釧與之全活兩命人卽以鼎元期之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果中鼎元

註。急是窘迫如饑寒剝膚之災。疾痛困苦。一時無措之際。皆是濟如以舟渡水。免其浮沉漂沒之謂。事無大小。隨所遇而扶持安全之。皆濟之之義也。

案。馮商無子。往京買一妾。問所自。泣而不言。固詰之。曰。父因綱運負欠。賣女以償。心傷離拆。耳商亟還其父。焚券不取。值歸。妻問妾何在。告以故。妻曰。用心如此。何患無兒。數月。妻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送狀元至馮家。次日。生馮京中三元。拜太子少師。相業甚盛。

明正德間。江西舒翁年逾五十。遠館湖廣。歲暮歸家。途遇

一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鏹將賣妾以償不忍離拆且
妾去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詢所負曰十三金翁曰我
同舟各捐一金可完爾夫婦事同舟者皆不應公捐束脩
與之未至家二日糧盡衆皆笑之歸語婦曰吾舟中饑兩
日矣速爲炊婦曰安所得米公曰可乞諸鄰乎婦曰借貸
已多專候夫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翁告以故婦曰既
如此有山蔬可以充饑遂登山采苦菜作飯煮同一飽既
就寢方愁明晨又匱忽聞窗外曰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
元婦蹙翁曰此神明告我也夫妻同起向天拜謝明年果
生一子名宏十九歲領鄉薦二十登成化丁未狀元官至
宰輔翁三受封吏部右侍郎

憫人之孤

註 幼而無父曰孤憫則有惻然心傷爲之念其饑寒扶其
顛危察其痛癢原其欲惡之意種種栽培俱在其內

案 昔齊攻魯至郊見一婦人攜一子抱一子衆逐之乃
棄抱者與攜者奔逐得之衆問攜者誰曰兄之子棄者誰
曰己子也軍至妾不能兩全故棄所生而挈兄子齊軍曰
子之於母甚痛於心何忍棄乎曰我夫尙存可望生育吾

善書寶鑑 卷之六
兄已死。止此一綫存之。以延宗祀。齊軍曰。魯之婦人猶持節義。其可伐乎。遂返己子。亦全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鍾離瑾。宰江州。與鄰縣令許君結婚。將嫁女于許氏。買一婢從嫁。一日婢執箕帚至堂下。執視而泣。瑾怪問之。婢曰。幼時我父亦令此邑。曾於此地爲毬。導我戲笑。不幸與母俱亡。時某五歲。育於吏家數年。今明府欲得婢。故以某應命。因見故蹟。思念先人。不覺悲耳。公呼吏問之。大爲憫惻。卽命家人爲易服飾。送書許公曰。我買婢得前令之女。憐

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我女嫁資。先爲求婚。更俟一年。別爲我女營奩。以歸君子。可乎。許答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二女並嫁。許氏瑾因夢一綠衣丈夫拜謝曰。不圖弱質。過蒙君賜。已得請于

上帝矣。後瑾歷十郡太守。爲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皆仕於朝。元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期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德秀晝夜哀號。抱其兄子。卽以已乳含之。涉旬日而乳遂有。汁兒得長大。孝養異常。

容人之過

註 凡人於己過則易怒於人過則往往苛求。

帝君度若滄海何所不容且過與惡不同聖賢尙不免過何況凡人。

帝君於容之之中有原過恕過并望其改過從善之意。

案一呂文穆蒙正拜叅知政事入朝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蒙正佯爲不聞同列忿欲詰其姓名公曰知其人則不能忘不如勿知也。

富文忠公弼有人呼名屢罵佯爲不知或告之公曰想罵

他人又曰明斥公名豈罵他人公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終不問罵者大慚公終獲壽考位至相國子孫榮貴無比李沆爲相有狂生叩馬上書歷詆其短沆遜謝曰俟歸當詳覽生復隨馬後大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匡濟又不能引退能無愧乎沆于馬上踧踏曰某屢求退奈主上未允耳終無怒色。

夏原吉爲戶部尙書吏呈精微批適風吹汚墨吏伏地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次日朝畢入便殿啟上云臣不謹墨汚精微文書罪無可逭上令易之吏得免公以壽考終

明王端毅公恕巡撫南京嘗至吳市有一無賴子乘醉罵公公畧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去

廣行陰隲

註 維天陰隲下民。

帝君以士大夫之時其存心卽以天自處如上文救難濟急憫孤容過之類皆以爲吾本分所應爲而刻刻念念隨所見聞而爲之非但不求人知亦并不着不欲人知之念而曰廣者如上文救難濟急等猶在人所可知之中至于身處士大夫之位凡經國家定社稷康濟下民興利除害一人一日之所

爲一時一念之所感百萬蒼生陰受其惠而人不知之類甚多故曰廣行陰隲若以陰隲二字解作陰德陰功不免以人爲所至沾沾以功德自居不謂之陰焉得曰廣須知廣行陰隲卽上天無聲無臭之事非人爲所可限量也

案一漢武帝時東方盜起帝使王賀等衣繡衣持節捕之作沈命法言有匿盜者沒其命也賀爲御史捕盜獨有陰德多所縱舍因自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爵吾活萬餘人後其興乎

嘉靖間台州應尚書山中肄業夜聞鬼語曰某家某妻以

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死我得代矣公訪得其真潛賣田得銀四兩偽作其夫書寄銀還家父母得書知男無恙媳因不嫁不久夫歸又聞鬼語曰我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旁鬼曰何不禍之曰

上帝已嘉乃心命作陰隲尙書矣我何敢禍公益修陰隲後果官至尙書子孫登第者繁

河南劉理順鄉薦後讀書二郎神廟聞哭聲甚哀問之乃夫出外七年其母貧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晚卽歸商南去姑媳不忍別耳劉曲措十二金代其子作書

言去家七年獲利五百卽日歸家先寄到銀十二兩等語商知其夫在遂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所爲之事與書無二母問子子駭甚曰此神人憐我也劉是年會試廟祝見二郎神親送遂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于廟中見公題詠知書銀出自公手俱往謝公不認

江南旱西門回子哈九開飯店有江浦人遺糧銀五十兩於店中哈九追至江邊還之別後得銀者至江浦見大風覆舟人溺其人忽思譬如哈九不還我銀何不將銀救人遂呼漁人曰救得一人謝銀五兩漁舟爭救止救得一人

問之卽哈九之子也。此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事。因還銀一事而子卽免於死。天道昭昭可謂速報矣。陰隲可不廣行乎。

名醫周月窗有僕周德得急病。月窗診其脈將死。多予金錢命歸。見父母德至揚州。見夫婦兩人泣別江邊甚哀。德問之曰。官逋甚急。賣妻以償。情不忍捨。候妻去。某卽投水耳。德惻然。卽以月窗所子金錢與之。徒手歸家。久而不死。後見月窗復診其脈。曰。汝脈今平善。有壽。不知何故致此。德述前事。月窗曰。汝陰德動天。腑臟立變。非吾術所能知。

上格蒼穹

註 蒼穹。天也。蒼言其色。穹言其形。雖以天言。而天不在上。在人日用舉心動念之處。

帝君與天爲一刻。刻以天之心爲心。天之事爲事。有大學顧諟天之明命意。而天何時不格。何事不格哉。

案 張孝基爲富人壻。富人止一子。因流蕩逐之。富人死。盡以家財付基。後富人子乞丐於途。基見而收歸。令管庫。察其謹厚無故態。盡以家財還之。基死後。其友遊嵩山。道逢旌旗騶御者。乃基也。相揖問故。曰。以還財事感格。

上帝命主此山。遂不見。

東漢董永家貧。無以葬父。賣身傭工。得錢營葬。

上帝憐之。降織女爲妻。晝夜織縑。三百疋。一月完成。放回。至半路。女乃曰。我織女也。上帝感君孝。使償之。言畢。昇天去。庾子輿。吉水人。其父出守巴西。遷靈蜀而卒。子輿扶柩歸。時秋水方壯。而瞿唐流更湍急。子輿仰天大哭。水爲退減。十餘丈。既過。水復如初。此純孝之格天也。廣行陰騭。豈有難格之理。

宋紹興間。顧妻張氏。一夕夢神告以宿生之事。且曰。汝明

且當斃於雷斧之下。張寤。果聞雷聲。自分必死。默自念曰。死固不免。奈姑老。驚恐何。於是易服出立門外。桑樹下。俄聞空中有聲。曰。此念

上帝已知。特赦汝矣。天卽開霽。人能如我存心。天必錫汝以福。

註。上旣自言己之積功累仁。以至格帝如此。此復以己之修爲望天下。而以帝天之錫福動之。必者。信決無疑之謂。蓋人一生有司過之神覺察。一歲有北斗稽察。按季有三尸舉首。逐月有竈神申奏。人之所爲。刻刻通天。故

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人能爲善。天必報之。此正帝君一片婆心。鼓舞人爲善處。夫

帝君以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此心直如一日。人能以帝君之心爲心。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然天心降鑒。受福無窮。可不勉哉。

梁溪陸生家小康。以好施致貧。妻父故富翁也。頗輕之。值鄉試。以無力納卷。且妻懷妊。慮無人顧。意不欲往。同人捐資助之。乃陰囑人聞于妻父母。冀免內憂。而翁家若罔聞也。陸遂怏怏而去。歸則妻病痢幾危。夜半索飲。欲溫之。無薪。將以地

板作薪。揭之。見白蟻蠕動。撥視之下。有巨囊。白金符告妻聞。扣門甚急。啟視。乃報錄人也。正錯愕間。聞呱呱聲。已生子矣。一息之間。三喜畢集。信所謂善人之報。困極而亨者耶。於是訓於人曰。

註。於是承上起下之詞。上旣自述其功。行以至格。帝而動人。以爲善矣。又恐人昧於爲善之途。而終於自棄也。於是下文縷縷述爲善之效。并指出造福之由心。以訓於人。有鼓舞欲動。委曲誘人之意。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

註 于公漢時東海人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養其姑姑恐妨婦嫁自縊死姑女誣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于公爭之不得孝婦死東海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祭孝婦墓遂雨凡所平決皆允服于公門閭壞父老與謀治之公曰可高大其門閭令容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枉子孫必有興者後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丞伯爲御史大夫此以治獄廣行陰隲者也

案 蕭山韓其相先生爲諸生時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館公安縣幕治刑名絕意進取心存仁厚雍正癸卯七

月初旬夢神語曰汝因筆墨多削盡祿嗣今治獄仁恕償汝科及子其速歸韓其相期不及越夕復夢神曰吾當送汝醒冷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抵杭適中丞錄遺補送大匡遂中次年生一子

竇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

註 竇氏宋時竇禹鈞也漁陽人爲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且乏壽宜早修德由是益力於善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凡親族有喪不能舉者代葬二十七喪貧窮不能嫁娶者完聚二十八人故舊賴之

而存活寒士待之而舉火者不可勝數。元夕往延慶寺燒香。於後殿階側得遺金三十兩。銀一百兩。明晨詣寺候失物者。一人涕泣至。公問之曰。父犯死罪。徧懇親戚。借金若干。將贖父罪。昨暮以倉皇失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遂還之。復贈以已物。又有家人盜錢六百千。書契於女臂。曰永。以此女抵償。公憐之。焚其券。善撫而善嫁之。又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文行之士爲師。凡孤寒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厚之廩餼。由公門貴顯者甚衆。而其子見聞益博。後復夢祖父告曰。汝陰德浩大。名登天曹。延壽三紀。五子八孫皆賜榮。

顯後公至左諫議大夫致仕。五子果登高第。長曰儀禮部尚書。次曰儼禮部侍郎。三曰侃左補闕。四曰侁。參知政事。五曰僖。起居郎。公八十二歲談笑而逝。八孫皆貴顯。門風家法爲一時標表。此以濟人廣行陰隲者也。

救蟻中狀元之選

蟻有君臣之義。故旁從義字。

註。昔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手神頤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力何能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俯思良久。曰。旬日

前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我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此救蟻之陰騭也

埋蛇享宰相之榮

註 昔楚孫叔敖為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使無留後以害人也及歸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叔敖泣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向也我見之恐棄母而死無日也母曰蛇今安在對曰兒恐後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我聞有陰德必有善報德集百祥仁除百殃天處高而聽卑汝必興于楚及長果為楚令尹執政此為人除害之陰騭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

註 上文

帝君既言為善之獲福如此動人以躬行實踐矣而又恐人昧于所趨故指出其為善為惡之主宰曰欲廣福田須憑心地福田者種福之田憑藉也無窮之福全藉此心地上培植出來蓋人心本大可配天地故地之生萬物不息人心之生

生亦不息地之養萬物無一物之遺人心之廣其德于萬物亦當無一物之遺此

帝君廣之之意也。下文種種陰陽皆由心地上做起。故于此先言之。

案 昔呂祖純陽學仙于鍾離。離授丹于祖。點鐵爲金。可以濟世。祖問曰。終有變乎。離曰。五百年後當復變。本質祖曰。若此則害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離曰。修仙要積三千功行。汝此一心三千功行已滿足矣。此正爲善獲福之必本於心地也。

宋范文正公卜居錢氏南園。堪輿家謂當公。卿接踵。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士子咸教育於此。遂奏請建學。其地公有此心也。故至今數百年來。簪纓相繼。多至宰輔。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物藉船底。而以己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建州人林達。屢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偽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地賣我。遂以己父

善書寶鑑 元 七
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亦安有偽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闔家俱病死。

行時時之方便

註。方。方員也。便。便宜也。方員。便宜。人人所欲。但人止欲圖自己之方員。適自己之便宜。那顧他人之方便。不知方便已處。卽是方便人處。方便人處。卽是方便已處。行者躬行實踐也。時時無間斷之意。凡一言一動。苟有利於人者。總是方便。而要不外推己度人之恕耳。子貢問終身行。而子曰。恕。正是

方便也。昔葛藟嘗謂人曰。子日行利人事。四十年來。未嘗少廢。問何爲利人事。公指座間踏子曰。皆如此物。置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人人可行。愈久愈益。此貧賤家皆可行者。至富貴人。處得爲地。能以此心推之。則凡救人失所之事。以此積無限陰功。卽以此致無窮福澤。可不刻刻存心乎。

案。商文毅公諱輅。父爲嚴州府吏。周人之急。容人之過。積善好施。時行方便。人多稱其隱德。在署惟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縣囚解府。必委曲救之。多所活。全一

夕太守遙見吏室有光。踪跡之。非火也。明日問羣吏家。夜來何事。對曰。商某家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彌月抱來一看。太守驚愕。命張黃羅傘。送至公廨。後舉三元入內閣。

焦公東京人。三世乏嫡嗣。遍訪異人。問其因果。見一老僧。甚異。問之。僧曰。積累功德。時行方便。勿得獨厚其身。三年後至五臺山。當授異方。言畢不見。焦公自此後時時行方便。施恩布德者三年。往五臺山訪老僧。數日不見。忽有行童手持一卷言曰。老僧傳語大人。功成行滿。回家合藥。誠

心服之。必有富貴子孫。因生焦員外。員外養子。又不肖。復往五臺。仍見行童曰。老僧傳語。何必來問。但依汝父所行。則愚者自賢。貧者自富。員外謝歸。奉行其語。二十年後。多嗣且貴焉。

湖州韓某。忠厚好善。嘗為府中皂隸。時遇一官。酷虐。每行杖。必要三板。見血受杖者。不勝其苦。韓密鑽杖下一孔。藏猪血于中。復以竹片鑲好。不使人知。持以行杖。不及三板。而猪血濺出。人陰受其福者不少。又凡于衙門中。隨事方便。委曲救人。見詐索人財者。往往為之勸解。終身不倦。後

生子為叅政孫為狀元。

漢陽熊士章舉明經樂道不仕。一生以方便為念。每日袖銀一包。俟貧老幼孤者過。卽予之。日以為常。徧國中知公好善。有急必與。雖源源而來。弗之倦也。一日里中失火。延燒千餘家。時歲暮矣。公念此被災者。何以度歲。乃計口出薪米。給之。是日施與幾及千金。公時行方便如此。壽八十有八。無疾而逝。子鳴盛。辛酉經魁。孫伯龍。順治己丑鼎甲。翰林學士。曾孫正笏。康熙戊午經元。一門榮盛。

王文肅公痛子天卒。祈夢於于忠肅公。夢忠肅公曰。汝記

吝一名帖。害二十七人之命否。公惘然。蓋前有巡道誤執海商為盜。眾憐之。欲求公一名帖。往解。公不允。二十七人皆拷死。可見方便之事。當隨便行之。不可避嫌矜節。而不為也。

作種種之陰功。

註。利益之及人者為功。功在人所不知者為陰。陰功之妙。妙在德不自德。功不居功。故陰功為大。種種者。無盡之詞也。蓋積功而不欲人知。乃是真心實意為善者。

上帝鑒之。獲福獨厚。若積功而為人所知。則已獲其名。名亦福。

也。造物惡名故獲報淺。

案。宜興學憲吳頤山無子。有李生獻種子。方曰。方今荒歲。殆天假公以會也。乃列數事。一貧民錢糧兩數。以下代納。二輕犯追贖贖罪者代完。三各城門設粥廠。四族屬姻黨貧者不時饋遺。五村落窮民親自給粟。六置藥療疫。七掩骼。八造橋。周寒士。九置義庄。十助學。由公欣然行之。後連舉二子俱登高第。

薛圻字籓卿。宏治壬戌舉進士。先一月夢其父同二老一身半小。一身絕小。同聲曰。爾只道中舉中進士容易。先要

考。我們陰陽途間受了多少辛苦。方得汝獎顯吾兒當積陰功。陰德以遺子孫。玠問二老為誰。父指曰。半小者汝祖也。絕小者汝曾祖也。玠醒為人述其語。因隨事廣積陰功。子孫之登第者不絕。

蘇州陸孝廉在新千順治乙酉夏偶至虎邱。見一幼兒啼哭。問其年止九歲。姓韓。住揚州。因過江為大兵衝散。陸卽裹糧送往。時僵尸滿道。直至鎮江。徧覓韓氏舟。還之又一年。館于他邑。將歸。忽有館鄰女婢泣奔舟中。欲相隨。陸拒不納。婢欲赴水。急訪其母家。還之。并告其主。速擇良配。康

熙丙午赴試金陵途中拾銀一包特持留旅店候失物者
至還之是科闈中閱至陸卷忽現金書三還二大字考官
既賞其文復異之遂中式

先生為雲間郡博親述
此事章敬因補入之

利物利人

註 物如飛潛動植之類人字所該甚廣功在於物為利物
功在於人為利人昔聖王以仁民之餘恩及於庶類即是利
人利物之意今人於利物之事間為之矣于利人之事往往
吝嗇為之

帝君以物與人兼言之其所及者全矣中庸言盡人性即是利

人處盡物性即是利物處

案 陶隱居已獲道要修合本草濟世活人甚多而不得
上昇托桓闔訪之三日桓君來告曰君所修本草以蠶蟲
水蛭為藥功雖利人而害及物命以此淹留耳隱居復以
草木可代物命者另著草本三卷行世遂昇仙去
宋里老陳元植粗有家業好行陰騭不特利益及人即禽
蟲悉蒙其惠每將食百鳥飛鳴而至一夕夢一緋衣人長
三尺餘謂曰爾命本促以盛于陰德一切物命皆所濟活
故能延之年至九十九晝坐忽袖中一物投地化三尺緋

衣人撲立曰君蓋不踰四十

上帝以汝利物利人故命我護爾今已百歲辭歸天上。瞥然不

見。元植與子孫述之凡事俱異。逾月無疾而逝。

太湖間村民性事屠豕。獨沈文寶家好善。事無大小不利。

於人物者不為。時常買放魚鳥。眾笑其迂。後一人夢鬼執

旗相謂曰。除沈家排門並插之。未幾一村瘟疫死者過半。

惟沈闔門平安享高壽。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駭懦漢避雨崖下。俄

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駭懦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

而去。駭懦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壓死。此損人利己之報

也。

修善修福。

註。修善如仁義禮智孝弟忠信。修之於身者皆是修福。如

利己利人。澤及萬物。延及子孫者皆是修。有為之不倦。自強

不息之意。人能念念知修。事事思修。則真好修之人矣。尙書

之言。福有五。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修福者培其己。至種其將來。要之修福不外修善。蘆橋

靜語云。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于子

孫者不可不培。夫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

案 昔有儒生數輩問于中峯祖師曰。佛氏論善惡報應。如影隨形。今某人善而子孫微賤。某人惡而家門昌盛。何也。中峯云。天之報應。實有差也。大凡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有益於人則敵人罵人皆善也。有益於己則敬人禮人皆惡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皆當自考。

宋趙康靖公嘗置一瓶於几上。每起一善念。投一白豆。惡念投一黑豆。始而黑者多。既而絕少。久則善惡兩念都忘。瓶豆亦不用。此可謂修善修福者。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相者謂其十月有大難。王素信其言。因急往蘇州收帳。寓中晚步。見一婦投水。志仁急取二十金呼漁舟救之。問其故。婦曰。夫傭工度日。惟畜一豕。抵償租米。昨妾賣之。不意皆假銀也。租主甚厲。夫歸。妻楚且。不聊生。故尋死。志仁倍價周之。歸告其夫。夫不信。同婦至。志仁寓訊焉。志仁已寢。婦叩門呼曰。投水婦來謝。志仁厲。

善言寶錄 卷一
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婦曰我夫亦在此志
仁乃披衣而起纔啟門墻忽倒臥榻已壓粉碎矣夫婦驚
嘆而去志仁歸復遇相者駭曰子滿面陰德不獨免難抑
且獲福連生三子兩登第此修善而獲福者也
常熟徐翁好濟人利物凡一切善事無不盡力行之數十
年不倦夜有鬼呼于門曰干不誑萬不誑徐家秀才做了
舉人郎其子拭果鄉薦翁積德愈厚鬼又歌于門曰干不
誑萬不誑徐家舉人直做到都堂拭果登第官兩浙巡撫
此亦修善而獲福者也

正直代天行化

註 正不偏之謂直不曲之謂此天地自然之理人能體此
則可以參天地育萬物故曰代天行化化字該得廣自有而
之無謂之化自無而之有亦謂之化此化字大抵主化人之
不善而之於善上說居多代者天有所未及而人代及之也
自此一句起直至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皆為善修福之條
目

帝君存心至慈不過誘人為善隨人舉心動念皆可以為善不
拘拘於一門也

案周時虞芮兩君爭田久而不平乃朝周入文王之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頽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

漢陳實居鄉正直率物爭訟求判者感之俱化皆曰甯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一日有盜潛梁上實覺夜起整衣冠呼集弟子而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也盜驚懼投地請

罪實復徐譬之遺絹二疋令其自改自是一郡之內風清俗美無竊盜者實壽考而卒哭而來弔者三萬人子元方季方爲一時名士孫群仕魏爲尚書世世顯達

漢延壽爲左馮翊民有兄弟爭田而訟者延壽曰吾爲郡表率令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送不爭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急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公所知

善書寶鑑 卷一
王烈字彥方爲人正直善教誨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
曰刑戮自甘乞勿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人謝之遺布一
端或問其故烈曰彼懼我聞其過是有恥心與布勸其自
新也後有老父遺劍于路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
得劍以事告烈烈訪其人卽先盜牛者也諸爭訟欲質者
或至塗而返或望廬而還夫盜天地生成之缺也公能化
之是卽代天行化者宜其享壽考獲遐福矣

唐楊綰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汾
陽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黎幹騶從甚
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崔中丞寬居第宏侈亟毀之其化
人如此

宋楊旬爲夔州推官處心正直積累陰功子年幼應試旬
夢神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場中當助子文
筆因改名入場果中第六次年會試椿復夢神預告試題
中第九十六名殿試大魁天下夔州使君問旬何由致此
旬曰某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德畱得三個慳囊
今取與公看第一個囊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個囊有四
十餘文次樣錢第三個囊有萬餘小錢使君不知其故旬

日每詳決罪囚。有吏胥入輕作重。某為小心平反。從死罪減為流罪者。即投一大錢。從流罪減為杖罪者。投一次樣錢。從杖罪量其輕而決放者。投一小錢。又奉

太上感應篇。行種種利人事。今日男奪大魁。皆旬平日正直奉公。陰積功德致之也。

萬曆乙未進士陳毅軒為諸暨令。邑有淹女之俗。乃委曲設法勸止。念民苦嫁資為定。上中下三則。裁定禮儀。即著為令。無爭厚薄。民甚便之。其俗遂化。辛丑覲歸。同子文莊宿泰山。夢神授詩四句。中及禁淹女事。且示後報。壬戌文

莊果探花及第。

慈祥為國救民。

註 上文正直以心言。此慈祥以其善氣迎人。用正直之心。以及物言之。為國救民四字。不並說。未有為國而不救民。救民正所以為國也。故有橫徵暴斂。以實軍需。非不為國。然不知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此不能救民。即是不能為國。又有徒知撫字姑息幸安。非不為民。然不知邊隅不測。殃及無辜。此不能為國。亦即是不能救民。所以念念救民。正是念念為國。非為國別有為國之事。救民又別有救民之事也。士人居官。

權勢可爲行一善。勝常人億萬善。作一惡。勝常人億萬惡。語云。當路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代天行化。至下文敬兄信友。此是善之大者。奉真朝斗。拜佛念經。此又帝君隨人所好。而曲爲之引誘處。不可作一槩看。

案。司馬溫公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百姓遮道呼曰。公幸無歸。留相天子。活我百姓。時王闢之過青州。道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呼曰。司馬公作相。吾儕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邊事。公薨。都民罷市而哭。酒肴以奠。四方會葬者數萬人。此是爲民卽爲國之

大者

朱文公爲江西提刑。見貧民衣食困乏。行常平社倉法。夏受粟于倉。冬則計米以償。貧民得遂生養。又憫貧家子弟無力就學。檄所部廣設義學。選士之有行者。歲給餼廩。廣收教之。縣官課其殿最。于是民皆知書。風俗大化。

景泰中。徐淮大饑。死者相枕。上命王絃巡撫。絃至。曲盡救荒之策。河南山東流民踵至。絃不待奏。請卽發廣運官儲賑之。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流徙者爲之裹糧。鬻身者爲之代贖。死者給棺。更埋葬之。然後疏聞。上大喜曰。好都

御史不然。饑死我民矣。紘之子孫至今科甲不絕。

成化時御史獲盜三百人。卽陞四品俸。時御史王珣按吳部中所獲者數千人。珣察之多非實。悉出之。曰。我不忍殺人以求進也。後官至都御史。四子皆登進士。

雲間顏廷表。公諱正字以平。景泰甲戌科會魁也。初任監察御史。繼陞副憲。一心以爲國救民爲念。耿直不阿。同僚鮮洽。時四川洞蠻趙鐸反。官兵屢進俱陷。朝中舉公進勦。公膺勅命。連戰連北。遂默禱于

上帝曰。某奉皇命進勦叛逆。以安萬姓。非敢黷武也。若社稷有

靈。斯民未喪。所天默佑之。明晨領兵復進。若有神助。賊炮自擊。公鼓力銳進。得平西蜀國。奠民安。至今祠祀不衰云。

忠主孝親

註。忠者。盡心無欺之謂。孝者。順親合理之謂。忠孝二字。是立身之本。不求報。不求福。爲我本分所當爲之事。人每于放生念佛。沾沾爲之。至忠主孝親之大。置若罔聞。卽放生念佛。亦甚無謂。故

帝君特拈出此一二大事。首勉人爲之。不可不知。况忠孝二字。卽學仙學佛之人。亦必從此爲明心見性入門第一條。正直

之路。故東厨司命曰。人雖有應仙格。當登仙品。然必多歷年所始得。漸進。惟大忠大孝。今日謝世。明日便補仙階。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理。釋家亦曰。人不供養父母而事布施者。是為惡德。孰言三教有異哉。故尊卑不等。為臣者。各盡其心。貧富不同。為子者。各竭其力。

案 晉顯宗時。以歷陽內史蘇峻不應命。攻青溪柵。下為尚書令。力疾禦之。苦戰而死。二子眡盱亦從死于敵。其母撫屍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

唐蔡廷玉。朱泚謀不軌。廷玉不從。被囚。歲餘出之。泚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以作逆。即悔。勉以忠義。何悔哉。復囚之。問曰。省過免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我得名。泚不能屈。後歸朝。歷仕顯要。考終。

宋呂公誨。為御史中丞。忠直傾朝野。一日獨坐。恍見青衣人。授以一丸。曰。

上帝即日南遊炎州。以子至忠。特命糾正羣仙。彼州大熱。先以此賜公。再拜吞之。不啻冰雪。下咽未幾。終其朋。朱明復初登第。遇公于湘江。見公跨一玉角鹿。左右擁衛甚盛。明復

迎謂曰君其已仙乎公曰我此行侍

上帝南遊不及款曲乃口占一詩曰功德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吾今從帝爲司直更有何人掌柏臺言訖忽不見

宋文天祥年二十狀元及第德祐間元兵告急下詔勤王公舉兵入衛屢冒矢石元兵襲公于興國縣夫人及男女皆被執公不顧奉帝遷于崖山加少保信國公公方飯元兵突至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死在道八日不食猶生至燕長揖不屈辨論侃侃元兵幽之小樓三年乃殺公於柴市

臨刑南向拜而死衣帶中有紙一幅書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公死天下榮之至今血食海內裔族鼎盛無比明于謙爲御史正色直言不避權貴歷兵部尚書適王事多艱寢處朝房經年不返私室國家危而復安諡忠肅春秋享祀至今不衰

明劉理順甲戌狀元也甲申闖賊破京師公從容正衣冠自縊書衣帶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我何不然既忝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內不愧前賢公旣沒賊登堂

而拜下泣者不一

三忠祠在中州會館之左，公上公車時讀書于此。

雲間吳嘉允字繩如，明甲子科孝廉也。素性廉介，剛直不屈。官南京戶部主事。乙酉年大兵困金陵，公誓不兩立。過剖心亭，曰：浩氣丹心，養于平日，我恨不能剖心耳。城將下，公正其衣冠，縊於松林下。既縊矣，復呼家人張祥曰：冠刺未正，爲我正之。遂從容而逝。

元時秦閨夫繼妻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閨夫病篤，以前妻之子托柴氏撫育，柴無二心。後有惡少年殺張福家人，福訟于官，連及閨夫前妻之子，罪當死。柴氏引次子

到官，泣訴曰：殺人者次子，非長子也。次子亦曰：此乃我之罪，願勿加于兄。問官反疑次子非柴所生，旁問他囚，始得其情。官嘆曰：妻能割愛以從夫言，子能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因奏其事于朝，赦之，而旌表。家噫：天下之爲繼母者，當以柴氏爲師法矣。此卽忠主而孝親者也。

李善，南陽李元僕也。元家巨富，染疫盡死，止遺一孫名續，未滿週歲。諸奴咸令謀殺，分其家產。善乃潛負續入山中，親自乳哺，乳乃自生。汁備嘗辛苦，續雖孩穉，奉之不異長

君每出入間必跪告乃行。至十餘歲，出山告縣令鍾離意，捕諸奴悉殺之。後朝廷聞之，拜善及續俱爲太子舍人。後遷善爲日南太守，道經南陽，至元塚一里外，卽脫朝服，衣故衣，持鋤去草，拜墓哭甚哀，自執爨以祀。曰：主君夫人善在此數日，乃去。夫以廝養之卒，尙知盡忠如此，凡居官受祿爲縉紳先生者，可不各殫厥心乎？

漢杜孝巴，郡人，母嗜魚鱸，杜役于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鱸，婦汲水，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之，見一魚，曰：此我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後

舉孝廉爲郡守

李瓊，杭州仁和人，幼喪父，家貧，事母至孝。後家稍豐，孝益至。娶妻有子瓊，移居母室，夜常十餘起，母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使婢給事。我瓊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有所失，母遂不之強。母喜食新，百方求市，不惜倍酬。其直，淄人張用聞其孝，與卜鄰而居。

宋山陽徐積，字仲車，父卒時方三歲，哭甚哀。太夫人使讀孝經，輒流涕不止。旣冠，事母益孝，非有大故，未嘗去側。登第後，年已過壯，尙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公

以父諱石生平不用石器遇石不踐或告之以難避曰吾豈故避之見自怵然不敢加足耳太夫人病終號慟嘔血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居喪廬墓率循古禮哀呼問視一如生時郡守延教生徒後授本州教授卒贈節孝先生

明崑山顧鼎臣父諱恂五十而生公自幼盡孝稍長撰一表文每夜焚香祝天願減己算增親壽一夕夢黃鶴飛從天來近視即所焚表也末批云鼎臣減算益親出于至誠父延二紀鼎臣狀元及第後恂果臻上壽鼎臣登第猶及見之

崇禎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淮安山陽縣毛繼宗妻馮氏天性至孝姑年高病篤毛又運糧赴京婦乃沐浴更衣夜晚顛天代死取刀刺脅肝尖躍出忽聞兒呼恐驚姑醒遂以帕揜刀口入撫其兒復慮微肝不足愈姑虔禱再到時月尚未出天忽明淨星皆燦爛照婦之身光如白日婦復到肝一葉當即和羹進姑姑甫嘗使覺甘美問是何物婦跪言鄰家獲一鹿此鹿肝也姑食之病隨愈彼時至誠所感創口不痛但血跡難揜小姑覺之合家驚傳姑方知其救已也痛哭感恤之時有新安諸生江天乙著奇孝驚天集

以傳其事

錢塘徐公旭齡號敬菴父羽儀館於江右玉山縣鼎革時
爲兵所害敬菴聞之號踣嘔血遂子身往尋父骸遡流而
上艱險備歷將至其處夢父曰汝要得我骸須問茅十七
公訪得其人引至墓所見枯骨纍纍公呼號滴血方得父
骸負歸又遭大風覆溺親入水中撈救歸家安葬順治辛
卯科主司誓求真士夢神投一孝子卷明日閱徐卷與夢
中所見無異遂登鄉薦至乙未魁南宮今爲都御史巡撫
山東

雲間顏公諱文瑞號雲麓賦性孝友自幼晨昏定省無間
年甫十三卽任家事以慰父母及長窺親意頗愛弟悉以
田房讓之不取尺椽寸土娶楊侍講女爲室氏事翁姑益
孝奉膳間安有餘必請親膳畢方敢就食嘗以銀錢隱投
親笥隨親所喜而與之凡米鹽之入必先及弟以悅親心
四五十年恒如一日一夕夢神告曰汝命不永且乏嗣
上帝以汝至孝故益爾年錫爾嗣逾年果連得二子後親戚欲
舉公孝行公堅卻不許 吳昌穎及皇氏述補
文安縣有居民娶婦美而不孝姑每夫歸必泣訴其苦夫

常默然一夕夫出利刃示婦佯曰汝常誑姑不容今持此去殺之何如曰願也夫又佯曰汝且謹事一月令人皆知汝孝姑惡然後密行此事婦如其言因怡顏柔語晨昏供侍幾一月矣復取刀夜呼婦曰姑日來待汝若何曰非比前也又一月復扣刀問之婦懼然曰姑今與我甚好不可殺也夫握刀怒視之曰人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難報故長而娶婦正爲事舅姑生子息耳我每察汝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大逆吾藏此刃實要斷汝首以快我母之心姑寬汝兩月使汝改過盡爲婦之道表我母待

汝之心而安受我刀也婦警懼拜泣曰幸恕我死不當畢生承順父母不敢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姑婦交睦共成慈孝

楊一武進圩橋人也行乞養父母所得食雖極餓不敢嘗必先以奉親有酒則跪進跳躍起舞唱曲以悅之鄉人感其孝與之金僱爲傭不受曰我親何可一日離也親死乞得棺脫己衣殮之嚴寒赤身勿恤葬于野卽露宿棺旁日夜哀號歲時拜獻未嘗少缺後於墓傍得金一穴書曰天賜楊一遂致富夫以乞丐之夫尙知孝親而格天如此等

而上者可不勉乎。

唐華州張某每日告天謝愆。一日攝至陰司。陰君示以黑簿。簿中罪目皆已勾除。惟餘一事不勾。細視乃貞觀十一年。父使刈禾。張目懷恨。以此不赦。蓋天律不孝之罪。不通懺悔故也。昔有人至陰司。見殿上對語云。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故古來之孝逆。獲奇報者。不可指述。今畧舉一二。以為人子之法戒云。

敬兄信友

註 兄是父之類。故當敬。友是疎之屬。故貴信。敬兄則近于

父者皆孝矣。信友則獲于君者在誠矣。敬不在虛文而在實。德信不在一日而在平生。自正直代天行化至此。皆善之大者。人不可務其微而忽其大。為其易而畧其難也。自此以下。奉真朝斗等事。皆為善之助也。有識之士。宜知之。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又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故家庭之間。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宜矣。如父不慈而子孝。兄不友而弟恭。是難能也。人當勉其所難。亦不可忽其所易。朋友以義合。惟信可

言言寶鑑 卷一
以相孚而敬。兄信友者。先須孝弟。中庸曰。不順乎親。不信乎友矣。况事親孝。必忠于君。事兄敬。必信于友。故孝弟尤爲立身之本。

案 五代張士選。幼喪父母。其叔育之。祖產未析。叔有七子。一日謂選曰。今與子析籍。分爲二。吾與汝各受一。選曰。叔有諸兄弟七人。可分爲八。叔固辭。選讓益力。因析爲八。選時年十七。同館二十餘輩。有術士獨物色曰。南宮高第。惟此少年。同輩笑之。術士曰。文章非某所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故許之。發榜果高捷。

晉顏含。字弘都。兄畿客死。櫬歸。其父夢畿曰。我爲醫所悞。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尚喘。含且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明。藥須蚘蛇膽。含力求之。不得。忽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卽化青鳥去。嫂目遂明。含後出仕。官至開府。歐陽池兩兄皆庶出。父欲厚嫡子。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子爲父母服有異否。舅曰。無異。馮曰。服無異。分產獨可異。子舅太愧。乃均分之。人處財不爭難。處嫡庶不爭尤難。婦賢若此。不更難哉。

宋張孟仁妻鄭妙安。孟義妻徐妙圓。徐母家富。鄭貧。徐不
驕。鄭不諂。共居一室。紡績寸絲。不入私房。家有遺送。必納
舅姑處。欲用則請之。不問孰爲己物。鄭歸寧。徐乳其子。徐
歸。鄭亦如之。不問孰爲己子。子亦不知孰爲己母。家猫爲
人竊去。犬哺其兒。人皆爲和氣所感。後宋太宗時。旨表其
門曰二難。以爲妯娌師法。凡爲家長。當以此宣揚化導之。
趙彥霄。兄彥雲。好遊蕩。生業廢半。彥霄諫不聽。遂求分箸。
五年。兄蕩廢已盡。除夕。彥霄置酒迎兄嫂曰。弟初無分意。
以兄不節。敬爲兄守先業之半。以供伏臘。今請歸仍主家。

政卽取分券焚之。授兄筥。鑰更出所蓄債。兄逋負二千餘
緡。次年彥霄父子俱鄉薦登第。

黃士俊。號象南。廣東順德人也。素敦孝弟。赴京會試。途聞
兄病。歎曰。惡有急功名而緩吾兄哉。遂速歸。萬曆丙午冬。
又北上。將至京。夢入殿廷。拜高皇帝。帝曰。汝來耶。今首用
汝矣。次年丁未狀元及第。

臨潼殷富弟殷貴。素不敬兄。嘉靖初死三日復生。向兄叩
首曰。弟再不敢欺兄矣。富訝問故。貴曰。被卒拽赴城隍廟。
跪階下。殿上厲聲曰。汝何得欺兄。罪百杖。將責貴。惶懼大

呼曰貴愚蒙自今改過敬兄矣。卽聞殿上曰：汝過能改，姑免杖。觀此改過亦動神聽。

天啟辛酉元年，齊門外石獅橋某兄嫂並疫，姪女數歲，叔潛驚之，得錢四千，兄病中數問女安在，給以他詞。其後鄰嫗問疾，話其事，兄嫂但枕上涕泣而已。雷震提叔跪於榻前，身焦黑不死，頂上掛錢，鄉民卽以錢贖女，兄病亦愈。晉羊祜樂山水，嘗與從事中郎鄒湛等置酒，言詠於峴山，慨然以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及祜卒，襄陽百姓以其

好遊峴山，遂建碑立廟于其地，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名爲墮淚碑。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聚錢三萬助之。道至滑州，至父友呂翁家，翁喪無以爲葬，其兄欲賣女以辦喪事，道傾囊中錢悉與之，又爲嫁其女而去。

明察酒李時勉，忤王振，囚天監門太學生石大，用具疏請代先謁銀臺，銀臺懼以法，石曰：死生以義，何懼之有。疏上，蒙恩並釋，師生相信，忠義千古。

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于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

日欲以妻子相托。文季不敢對。自後不復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賑給之。張子頡問曰。先人未聞與大人友。何如此。文季曰。昔曾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文季後登高第。

荀巨伯遠看友疾。值賊攻郡。家人悉奔竄。留疾者家中。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敢獨止。此巨伯曰。友有疾。不忍棄之。願以身代友人之命。賊感其義。班師而還。

江文輝爲諸生。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馮旋墮水死。同列以

試迫倉皇散去。江獨留殯之。乃去。及至試事已罷。人皆以爲迂。江自若也。來科聯捷南宮。

京三郎名德。忠厚不欺。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付以千金。曰。吾子必敗吾家。俟其困極。酌濟之。未幾。其子窮迫。幾斃。德始召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此。其子慚不敢答。德曰。吾有微物。惠汝。恐仍浪費耳。其子指天誓不負恩。德立取千金還之。封識如舊。并告以故。其子感泣。痛改前非。遂成。後德生子仲遠。登弟官。至尚書。

吳獻臣在大學時。與羅玘相好。玘病痢。孤身無倚。獻臣親

為煮粥負之登廁日夜數十次不倦後玆病愈與獻臣同
登進士常謂人曰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生我者獻
臣也

或奉真朝斗

註 三教雖殊其源則一能從其教皆可入於聖賢地位

帝君惟恐人不入于善也故隨人之所好以誘之曰或奉朝
斗或拜佛念經真者道教之尊稱斗乃中天斗極北極天
上帝在焉其尊無對北斗神君即紫微帝君主人間善惡生死
天壽之事故養生家忌北首臥北向坐食必冠帶犯者魁罡

神責之奉真朝斗古即有之近世為盛誠心所致其感神焉
故有道之士能以正直存心刻刻與天心往來則真亦可不
必奉斗亦可不必朝也如或未能而留意於此此亦顧諟天
之明命昭事

上帝之一端故或之一字亦是

帝君推而言之之意 斗姆天尊勸世文云世人拜斗拜天上
之斗耶拜心上之斗耶拜天上之斗拜猶不拜也拜心上之
斗不拜而拜也所謂心上之斗者凡二十有七條不能殫述
要不過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修身立行之事而已否則徒拜

斗之像。斗之名。稱斗之號。神方惡而厭之。其能佑而救之乎。故曰。拜時拜。不拜時亦拜。天上有斗。心上亦有斗也。

案

孔子六經既成。齋戒向北斗。自陳所以著書之意。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字。孔子跪而受之。

漢明帝遊終南山。忽見雲霞布彩。瑞靄騰空。有北斗大聖。位居其上。二星官在後。元君曰。吾非一聖。乃七人也。二星官者是斗中注人間善惡。左輔右弼之星。若人至心皈依敬禮。便可延生保命。度厄消災。

管輅春暮出郊。見一少年。輅問之。答曰。趙顏年十九歲矣。輅曰。汝貌美無壽。三日內必死。顏歸告於父。父急追輅求救。輅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中大樹下。見盤石上二人弈棋。一向南坐者穿白袍。貌甚惡。一向北坐者穿紅袍。貌甚美。汝將酒脯勸之。待酒食畢。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次日顏攜酒脯入南山。行五六里。見二人于大松樹下石上弈棋。顏跪進酒脯。二人不覺飲盡。顏哭拜于地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我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取籍。

視之曰汝今十九歲吾于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活九十
九回見管輅教他休洩漏天機必有大罪紅袍者出筆添
訖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顏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袍者南
斗也穿白袍者北斗也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今已添之子
復何憂父子拜謝

武功伯徐有貞奉斗極誠每日必向北四十九拜寒暑無
間後以罪下獄自知不免日日拱手誦斗姆咒一夕朝審
為曹石所嗾必欲置之死地命官校繫掠有貞隨行念誦
忽風雷大作平地水高三尺殿上燈燭俱滅承天門災帝
懼而退殿有貞遂得免死謫戍又晦冥中錦衣衛堂上有
物如豕蹲者七時人皆謂斗神之應

常熟縣奚浦錢氏聚族而居正德丙寅屋被延燒中有小
樓三楹乃四房姑媳共處其中皆孀婦也方火熾時烟焰
環迫二孀平日禮斗極誠窘怖中叩頭誦北斗經須臾見
朱衣者七人簷前舉袖一麾火光隨滅四面皆燼小樓獨
存

荆溪北鄉周孝侯為母病甚向北斗祈算病旋愈且長壽
號其里為感孝墩其孫周子南遇斗誕斗降日必虔誠設

祭一日遇一醉生責以邀福媚神推案而去子南益深敬
禮夜半醉生之子叩門曰汝傷我父痛徹骨髓命垂殞奈
何子南曰汝父獲罪于天非我咎也其子猛省同父望北
叩頭悔罪乃安子南至老無疾譚笑而逝
吳婦盛氏姑俞氏臥病十年婦每夜與夫禮北斗焚香祈
祝不少間一夕夢偉丈夫七人至其家曰爾夫婦孝敬至
誠爾姑保無虞矣未幾愈

崑山魏清伯宏治己未病瘍醫人悞鍼其脛久而不行夜
夢白鬚老人曰子何不誦北斗經乎覺而異之適有道士
問疾以夢告道士曰虔誦斗經卻病延年乃日誦斗經三
遍夜必叩禮足楚遂瘳後壽至百歲齒髮如壯誦禮不輟
順治丁酉桐城方氏以場事獲譴徙甯古塔闔門朝禮斗
姆祈保生還一夕禮斗燈已黑忽自明又一深夜室中忽
發異香主者急呼眷屬跪祝曰某等俱望生還若得滿願
再求賜香言訖異香復發三祝之三應旋蒙恩釋放歸

或拜佛念經

註 孔子爲中國之聖人 佛是西方之聖人其說同歸於
明心見性但後人奉佛者都不識佛教之要今與俗人言佛

未有不歸於拜佛念經者。夫拜佛念經。此俗人之所爲。佛俗僧之所爲。佛也。佛亦何嘗區區教人拜。教人念哉。不但此也。并何嘗教人必棄妻子。去父母。以坐餓七。習禪觀爲事哉。金剛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色與聲。蓋指拜佛念經之人言之也。然而

帝君慈悲爲念。不但爲上乘人說法。并爲下乘人開方便之門。故拜佛念經。亦或及之。爲不知拜。不知念者說法也。經常也。至精至妙。不可移易之謂。念者。念念不忘之謂。

帝君不言誦。而曰念。正見口耳之學無益。念想之功無窮。蓋經之所載。不過勉人以孝弟忠信之事。絕人以非禮非義之萌。若徒口邊誦過。不加心領神會。徒記遍數。不以善惡自反。亦何益於身心哉。故念經者。於勸善處。必思我。有。是。否。有。則。忻。幸。無。則。力。勉。於。戒。惡。處。必。思。我。無。是。否。無。則。自。慊。有。則。痛。懲。念。得。精。熟。則。行。住。坐。臥。念。之。所。之。無。非。聖。賢。經。典。人。能。從。此。知。佛。之。所。以。爲。佛。經。之。所。以。爲。經。由。拜。而。識。不。必。拜。之。爲。拜。無。時。不。拜。之。爲。拜。不。必。念。之。爲。念。無。時。不。念。之。爲。念。則。庶。幾。矣。

案 周昭王時。釋迦佛生。而教始立。漢明帝夢一金人。長

文餘飛空而下訪之羣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四十二章及沙門由是佛教始入中國至梁武帝時而盛佛者覺也以覺悟羣生也釋迦佛茶毗也火化時有五色如珠光瑩堅固此名舍利阿育王造塔以藏之名曰真身舍利塔見于明州鄞縣太宗命取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二級以藏之及如來既化諸大弟子想慕不已遂刻木爲佛瞻敬之杜詩有方知象教力句謂以現身教人也

吳太宰嚭問孔子孰爲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名曰佛

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李士謙善察元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儒日也釋月也道五星也客不能難蓋三教之道如日月星辰之大明于中天並行而不相悖也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甚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云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白于馬祖馬祖曰梅子熟矣

唐天寶中張無爲遠歸關閩倦坐橋下夜半忽有數十騎至橋駐馬使一人至布政坊取十餘人內二人一則同至王翁一則其妻也聞之大驚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惟無爲妻誦金剛經吉神獲之故不得少頃無爲歸見妻猶在誦經曰汝常不外宿故誦經以待天曉聞南陵哭聲王翁死矣無爲懼因以告妻妻亦懼卽奉長齋日誦經不斷得免且長壽

宋臨安張公子嘗至一古寺佛無手足請歸莊嚴朝夕禮拜建安時金兵犯界張伏古井似夢非夢見所拜佛謂之曰汝前生在黃巢軍中曾殺一人其人今爲丁小大明日至此殺汝奈何張怖甚次日果有一人持矛臨井叱張出欲殺之張呼曰汝非丁小大乎其人駭問張以佛語告之其人擲刀于地曰冤宜解不宜結汝昔殺我今我又殺汝冤何時了然畱此恐爲後所傷復與同行數日而別宋符仲信白手起家年三十五因病入冥遇故舊數人呼曰恩公何爲至此相與拜求一吏吏曰此人本合饑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九以不燒香睡起遲今至削盡數人曰此皆小過吏曰不燒香卽是無敬奉天地心睡起

遲卽有多淫之意。豈爲小過符驚寤。因自述其說以告人。
太倉王奉常時敏字烟客。文肅公錫爵孫也。篤奉佛教。每
昧爽卽盥漱禮誦金經。自十七歲以來。凡七十餘年。未嘗
少懈。一日孝廉陸允升夢至一寺。見六人挑豆六擔。黃豆
中雜以蠶豆。一僧指曰。此皆烟客前生所積善業也。大善
記一蠶豆。小善記一黃豆。陸醒以告人。咸稱歎不止。公生
子九次。子揆乙未進士。第八子揆庚戌進士。入詞林。幼子
抑丁巳經魁。孫原祁庚戌進士。一門榮盛無比。
鄞縣史狀元大成號立菴。父封翁素積德。嘗置一巨盃盛

飯供佛。後卽作盞飯。有甯波某寺一僧。法號大成者。誓願
化盞飯供衆。飯桶若淺。必至史家取滿爲常。如有年一
日忽見僧大成入戶。索之不得。遂生立菴公。卽取名大成。
持胎齋。至順治乙未狀元及第。
李八患大痲瘋三年。百藥不効。初李生未病時。誦大悲觀
音經滿三藏。一日忽有僧來與藥一丸。李受之。不肯輕服。
夜夢惠藥僧曰。吾乃觀世音也。汝因平日以穢柴蒸作觸
犯鬼神。所以患此瘋症。又以汝曾誦經三藏。特賜汝一丸。
救苦丹緣。何不食。醒卽服之。凡七日。遍身脫皮。鬚眉復生。

李郡君向拜觀世音誦大悲咒。一日有老媪至其家遺珠而去。久不至。郡君呼而還之。後感疾至陰府。乃誦大悲咒。其堂搖動不已。冥官凜然曰。汝歸矣。且汝曾還老媪珠。當增壽二十年。歸見屍臥帳中。驚而覺。益奉大士。壽至百歲。

吳門戴舉人惡業甚多。但拜大士極誠。日誦大悲咒。無間病死數日。有隣人死而復醒。述冥司曰。汝壽已絕。因三年前曾勸人完一夫婦故。增汝壽一紀。并述見戴舉人。朽楊桎梏。質冤無數。冥司曰。卽汝淫惡。當受油鍋地獄。忽鬼卒

丑一油鍋至猛。火沸煎驅。戴下去。戴惶恐無計。惟口誦大悲真言一句。忽殿宇搖動。油鍋散解。地化白蓮。冥司起立。謂質冤者。說他有此真言。有何地獄。可以拘禁。得放他托生矣。冤鬼堅質。冥司曰。嘉興吳某爲惡。近因求子爲善。待他去轉一轉。來忘此真言。可以處置。我今得生。欲往嘉興吳家。看果得子否。及至果得一子。觀此。知拜佛念經之功。不特爲善者可以超凡入聖。卽爲惡者亦可暫脫地獄。此近年事也。

張慶爲獄吏。時行方便。好誦法華經。每重囚就戮。爲之念

佛誦經一月乃止八十二歲無疾而卒子亨為顯宦孫六人皆登第

山右張玉有女名佛兒年十五好誦經典忽暴卒半日甦曰被二鬼捉過又嶺見二鬼以黑被裹二人納之陳家次將花被裹兒且曰汝負他一千五百錢今當往還他一綠衣前曰此人念般若經姑恕之因失足墮地下乃醒其父明日往嶺訪之果有一陳家夜生三犬二黑一斑斑者墮地死急歸取錢還之陳不受將錢作好事云

吳門蔣氏康熙元年三月間病腰疽血流不止將終忽夢

一老嫗云汝虔誦白衣大士咒一萬二千遍刊印廣施病即痊氏拜諾頓甦虔誦圓滿病即愈因刊施不倦

吳郡高受人餽玉佛愛其玉美截為環後竟坐飛語有口無辨腰斬于市毀謗佛者當以此為戒

報答四恩

註 四恩是天地君親四大恩天有覆吾之恩地有載我之恩君有成我之恩親有生我之恩此皆罔極之德何可不思報答但報答之道亦無他術上言正直代天行化即可以報天地之恩慈祥為國救民即可以報君之恩忠主孝親敬兄

信友即可以報親之恩。總之多行恩德，廣為利濟，不虛天地。君親生我之心，則不報之報矣。世之言報答者，不能實行功德，而僅以納燭焚香，結壇修懺為事，豈不謬哉。

案 邵康節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三光。所求處處田禾熟，但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縱貧來也不妨。

吉天相存心中，正品行端方。舉事動心，必以天地君親為念。嘗曰：人若忘此四大恩，則與禽獸何異。此教子弟及生徒，必先講明此四者。一日忽有羽士三人，飄飄若仙，至其

家曰：汝可謂名教中人矣。保汝子孫無注，伏高大門墻後。公生子三孫八，皆以孝廉稱。德行著，官至學士者二人。登仕籍者濟濟。

廣行三教

註 三教即儒釋道也。儒以

孔子為宗，釋以 釋迦為宗，道以 老子為宗。三教雖有異名，無殊實。後人各失其真，因各立一門，交相非謗。此皆三子之罪人也。而拘儒之詆佛道尤甚。不知佛之為教，廣大慈仁，道之為教，清靜無為。實非異端比者。然而三教必以儒為先。儒

之一教其道無所不該今人學儒而都不知儒儒豈僅讀四書習八股之詔哉後代帝王從事于佛從事于道未有不至於覆國亡家貽笑千古而從事于儒者又不過紆青拖紫汨沒於富貴之一途因而釋道兩家又得以方外之說誦之此誠三教之罪人也苟有真能廣行三教之人以一而兼三皆不落三教窠臼乃是三教之真傳矣昔

孔子為儒而問禮於老聃稱佛為西方聖人是誠廣行三教者故得為三教之宗若今而有行三教之人吾與之言三教則三教可以不分而為三庶三教之本來不沒廣有由已及人

推而遠之之意行如日月之行於中天無微不照無遠不屆如江河之行于地下循環不止川流不息

案 袁了凡曰儒與釋道教雖分門理實一致所以參贊天地裁成萬物脫離塵網經世出世者也故凡見聖賢廟貌經書典籍皆當敬重而修飭之至於舉揚正法弘宣懺悔尤宜勉勵

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即孜孜欲人為善每遇嘉言美行不分三教捐資刊布冀人驚醒一夕月晦夢 帝君語曰汝有善心廣行三教所刻俱錄報天庭矣自是三教典籍

不學而曉廣布流行後子孫悉俊拔多少年高第明道伊
川兩先生其後裔也

南昌一士子素好恢諧令尹改建文廟遷聖像十餘人舉
之不能動士謔曰是之謂仲尼令尹正色曰汝爲士而敢
侮聖耶士慚而退是夕夢追至一所有官叱之以侮慢先
聖令杖三十醒遂癡自此不識一字子孫流爲丐而絕

九天開化主宰元皇司祿宏仁文昌帝君陰騭文註案

卷一終

文昌帝君陰騭文註案補錄

未嘗虐良酷更案

漢梁統上疏乞增重法律帝不允其請後統夢神人曰朝
廷雖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今欲嚴刑毒人將來爾之
子孫無逃矣統二子皆以死非命至冀竟族滅

濟人之急案

鎮江汪封翁蟾吉祖父皆有盛德翁生平待人以誠接人
以和爲先人謀竈窰夢神指地示之曰汝數世不淫一女
不構一訟不取一非義財此穴所以報也後生子廷舉乾

隆戊辰探花官至侍郎。孫學金辛丑探花官至宮庶。曾孫
彥博丁未進士官侍御。學金先生居鄉時遇善事靡不爲。
荒年則相率平糶。白當事設廠施粥。每年底見里有不給
者必命僮負錢米置門外叩數聲俟人出卽速去。孫曾高
第相繼蓋數世積累之報云。

廣行陰騭案

吳縣皂隸某晨起縣門拾銀六兩五錢。隨有白髮老人偕
其妻號泣而至言賣女以輸官稅。因與牙儈飲醉故失之。
隸惻然還其物。一時聚歎達於令。令召入賜之花酒。隸年

四十一子未期。因驚至病而死。其妻日夜尤之。謂行善而
獲報乃爾。隸鬱鬱禱於城隍。夜不夢曰。汝不憶某事耶。詐
其金而戕其命。天理蔑矣。此子卽托生以償債者。因還金
一事。陰司註銷前愆。當更生一子矣。語其妻。妻夢亦同。未
幾果生一子。

於是訓於人曰案

潘公仲謀云。余十七歲時。敬服

帝訓。每晨莊誦陰騭文。感應篇。覺世真經。一遍。凡一念一意一
行一爲。悉遵之。爲行止二十三歲。叨

帝君之恩入泮兩赴棘闈不第自忖無大過於康熙戊寅齋沐
設鸞敬問科名蒙

帝君降鸞曰閱爾疏所云謹遵吾訓有年未得科第毋得疑感
應無稽乎吾於飛鸞開化之始卽垂示斯訓讀吾訓而能
身體力行者大魁天下三十餘人登黃榜者八百餘人舉
鄉科者三千餘人皆考其功行大小以定名爵尊卑其餘
遵崇吾訓更能刊印佈施者爲之消災延壽廣嗣裕後未
可數計亦視其誠敬及素行無虧者以定錫福厚薄姚信
文譚紹遠刊佈吾訓而去吾奉眞拜佛之句永常安刊吾

孝經而去吾偈咒之言敢侮吾言擅自塗抹輕薄已極吾
於姚信文永常安除其名奪其算並使自言其罪譚紹遠
生平孝行可嘉但薄責之而已吾於爾等明言之須各宜
謹戒潘子受生之始未註名籍因敬誦吾訓故入爾泮從
前稽爾無大功行以爾功過準折功不滿百何便濫錄科
名查爾去冬活一凍死者今正考較已補爾名於來科五
十三名又見爾志切增補吾訓註證果能篤志告成刊刻
廣佈可準百功再克積累百功三百功行圓滿遂登甲第
矣爾其勉之余自奉

帝諭後卽孜孜搜考往昔應證增補於丹桂籍內經二百餘晝
夜未敢一刻或輟是冬付梓卽送千部至九月三日余果
中五十三名越日復夢

帝君曰子增註吾訓出自至誠且察子近日行爲大非昔比吾
保汝登甲矣吾尙有四語子可增註補錄於敬兄信友句
下余展視之乃和睦夫婦教訓子孫毋慢師長毋侮聖言
四訓余醒卽註證命梓補刊其奉

帝君諳諳誥誠惟恐未盡之
洪慈亦可見矣

昔于公治獄大興駟馬之門案

廣義推司總論茂猷顏公迪吉錄云公門好修行此非無
故也公門之中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受累富而
待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搶地無可伸訴長官多塞
於聞見惟公門中人上通官情下接民隱艱苦危孤之時
扶持一分勝別人方便十分寬假一處勝他人方便十處
只念頭筆頭一動便能活人故省刑箴云杖頭人鬼判筆
底死生連一髮扯知痛一指嚙知憐一日服敲撲三時來
耜懸一夫繫圍扉口口釜蚤捐若能恤貧釋冤制強扶弱

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入輕
爲重。殘害民命。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可得
數萬善。拔人苦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能無保佑。自然吉
慶。大來子孫榮昌。古今來公門中發跡者。難更僕數。豈不
快哉。如其不然。一入公門。便思網利。狠毒機械。無所不至。
貧民無辜。肆行拷掠。使妄扳善良。射利肥己。致人鬻妻賣
子。骨肉分離。怨氣盤結。上千天怒。縱使囊滿囊盈。亦復水
來漿去。人之家破。已豈能享人之親散。已豈能聚所生子
女。必至流爲下賤。惹人笑罵。有靨面目。何地自容。試看公

門中昧方寸而作奸詐財物。而無饜者。那個得好結果也。
或又謂入公門勢不得不爾。此又不然。奉公守法。不貪不
義之財。餓死者有幾。且其取財也。亦非爲養親守家計也。
不過欲縱吃嗑。美衣服。花街柳巷。作快活耳。夫口腹魚肉。
其饜何時。擄滿青樓。無底深坑。若欲恣遂其志。卽充囊盈。
庫亦不足供一時之浪花。豈可爲此等不值事。壞却良心。
哉。我想公門中人。悉多恣性聰明。才智超脫。皆可與講善
言行善事。特無人與他細說。所以他隨眾做去。日習不覺。
果其詳論理路。廣曉禍福。雖木石人。亦應點頭。况公門多

善書寶鑑 元
靈動之人。作惡不如作善。積財不如積福。彼獨何心。能不
開明。故吾詳言博證。使知公門中。有如此妙處。何不行善。
以基榮業。何苦因穢臭錢財。丟自己品行。折自己祿壽。致
使福盡災來。惡報叢生。如覽吾斯編。惡以為毒。善以為師。
久久行之。善積既厚。福光自遠。公門中必有賤金曳紫之
子孫。而富貴榮華。食報無窮矣。惟公門中。可與言此。能以
行此。比之長官。尤為得力。此序所以反覆言之。而願從公
大眾。願吾編也。

寶氏濟人高折五枝之桂案

潘公世恩之祖家富而不發秀。奉行感應篇。每歲暮取金
一二百兩。各秤小包。被舊褐。走各鄉鎮。察其無計度歲者。
量給之。人不知其為誰也。後二子一中書。一翰林。孫一探
花。世恩乾隆癸丑狀元。仕至首輔。咸豐癸丑。重宴瓊林。其
子曾瑩。辛丑翰林。孫祖蔭。壬子探花。一門俱甲科。公嘗語
人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即風水也。

欲廣福田須憑心地案

濟南蔣稼妻毛氏。不育而妬。嫂勸置妾。毛不聽。後欲繼兄
子。兄嫂皆諾。而故緩之。私囑子曰。婦若問汝。但言叔死。何

愁家產不我有。何待繼耶。他日兒如命以對。毛大怒。立招媒爲夫買妾。兄恐其延遲復悔。私以金付媒。而故賤其值。娶後果生子。夫婦招媒謝。媒曰。我何敢受謝。因以實告。毛大感泣。稼後生三子。兄子登科爲顯宦。至今稱望族云。嗟乎。世有兄弟無後。利其產業。或明分。或暗算。或謀繼。或爭繼。况以悍妬之婦。諫旣不行。卒委曲以行其志。非特不貪其財。而且能續其嗣。上安祖父之靈。下慰同胞之望。彼妬婦亦且化其惡而成其德。此豈尋常友愛乎。宜夫報之以望族也。故錄此以爲貪人勵。並以爲處妬婦者法。

行時時之方便案

大宗伯元宰董公。書畫價重一時。舟次虎邱。入僧舍。遇一敝衣生。公問何人。僧答曰。許運通。公笑曰。許君運通。何愁落莫。今歲有館否。生日。今年缺館。暫學君平。公與言頗洽。訂寒山寺相會。生往謁之。公迎笑曰。爲君料理運通事矣。何不往京師行其術。生日。以家口多累。且乏遊資。公曰。不難。遂出招牌一紙。大書許運通賣卜。又出松綾一幅。寫送行序一篇。公曰。掛此牌懸此字。當大行矣。君遊資無措。贈堂畫一軸。可數金。聊代一程。拜謝而去。至都掛懸。觀者如

市不數年家累千金。援例人監。乃歸。

朱栢廬曰。積善之事。人皆謂惟富貴始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善之報。必待富貴始積善。則富貴何日可得。善事何日可積。惟當不富不貴。能力行善。其事實難。其功則倍。蓋善本性中自備。無事外求。積善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如見蟻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如見乞人哀叫。與之錢食。卽便是善。逐日做去。便是積。今人於財產經營。日積於已完。備之善。便不思積。不可解也。今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族鄰黨。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濟。由親及疎。由近及遠。雖與我

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好放生。究竟未務。有不須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危療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力。更何容吝。又有並不費力者。如隱人過。成人美。啟發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善。步步是積。但存一積善之心。則無往而不積。不存一積善之心。則無往而爲善矣。要知吾人今日不富貴。無財力可行大善。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當行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個好人。不求知於世。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當面錯過也。不富貴不肯爲。吾又未

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正直代天行化案

蔣某丁丑進士任山東分守道。有兄弟爭山田者。山本祖
父所遺。價值千金。兄以二百金求斷。弟以三百金求斷。銀
俱受而山歸弟。兄抑鬱而死。里紳某平日托孤於蔣公之
子。子係丁亥進士。某紳死三日而甦。諸紳探望。獨留蔣公
之子有要言。呼諸卧榻曰。我往冥府見令尊。已作驢矣。現
托生某家。蔣曰。老年伯昏瞶顛倒。故悞認耳。先君必不入
於畜類者。某曰。令尊山東任內。有山田受銀枉斷。皆係尊

紀謝某經手。喚來我當面質。蔣始俯首。喚此僕來。惟唯唯
而已。令尊并囑將前銀加利送還。庶可托生。蔣君如其言。
將銀二百兩加利送至其家。其妻受原銀而璧利。贖驢着
於揚州放生庵。遣兩僕喂料。後自斃。

忠主孝親案

王祥事繼母朱氏盡孝。而朱不慈。每加楚打。所生子覽。輒
涕泣抱持。朱置醜酒毒祥。覽知卽取飲之。朱驚覆酒。覽婦
與祥婦亦服勞如一。以致朱氏感豫。復爲慈母。後呂虔有
佩劍。相其文謂有德者佩之位。至三公。持以贈祥。祥果位

登太保祥死。授覽後竟九代公卿。姚龍懷曰：人皆知祥孝繼母而不知覽盡弟道於異母之兄，以成生母之慈。爲大孝也。覽取醜徑飲其一節耳。至晨昏定省之間，宛轉勸諭於無人際者，不知凡幾。人不得聞，史又何從載也。痛哭流涕之言，出於嫡親骨肉之口，正如滴流穿石，石雖難入，一入之後，滴滴不差矣。不然祥雖至孝，豈能輕化朱氏之毒心哉。後東晉王氏皆覽子孫，累世公卿。卽請朱氏而較量之，使醜祥而盡取其產以與覽，其所得與此孰多哉。

江西贛縣民某爲子娶婦而無資，其人爲里役撮用官帑

十二金，逮繫獄。新婦知其事，謂夫曰：翁以君婚，故羅法君不得爲子。妾亦何顏爲君婦。夫涕泣無以應。妻慨然典其簪釧，得八金，復遣人告父母。兒未製夏衣，不願得衣，願得金。於是湊十二金，授其夫。其夫豎子，不嫻官事，走告於叔。叔相去數里，途遇族之無賴叔，備詢其故，佯喜復爲之慮。曰：爾室不虞，慢藏耶。曰：置我婦枕匣中，遂別去。無賴叔竟詣姪婦處，詭言我是某叔，從縣來同爾夫具狀贖爾翁。官命取銀，銀在枕下匣內，婦付之去。及夫與叔同來，方知其詐，追至其家，不復見矣。婦悔恨自經死，停柩闕帝廟三日。

後夫方寢忽有叩門者其妻音也不敢啟視妻呼曰我得神聖力今再生矣與鄰人秉燭至廟見空棺委地旁塑周將軍刀血淋漓環上掛人頭乃無賴叔也神案上列小匣十二金在焉次日聞於官旌以孝婦出翁於獄赦其金吳江吳某迎父喪於旅次貧不能歸函骨負而行千里間閔渡鄱陽湖中流風急浪猛同舟百餘人呼天請命篙師曰諸君行李中非有異寶卽有穢物速棄之或可免也遍搜諸客見函骨譁曰是矣促之投水吳不肯風愈急吳仰天號曰我寧與父骨俱溺但求一板庶幾憑而到岸客竟

縛吳腰與板推墮水中吳負骨浮沈湖中有旋風送入蘆葦竟登岸不死回視前舟無一生矣遂徒步歸葬其子孫皆八座

萬載縣有郭姓左手及兩足皆反掌于上止以右手拄地擦人遂名爲郭擦母老病瘋弟亦病瘋擦乞食養母及弟十八年無怨一日遇道人贈藥五丸服之手足全愈遂勤苦作業娶妻生三子後成富室夫擦有弟不强以偕乞養母而反並養之宜其愈疾而享福也世之富若貴者有不聞此而汗下乎

康熙癸酉。西安大飢。渭南縣趙午。與母妻就食湖廣。趙以
 母老善飯。至商邱山中。給婦曰。汝負權先行。母老吾挾以
 徐行。婦如其言。有頃。追及。語婦曰。爾我先行。母後至矣。婦
 曰。母老何可。令其獨走。急回覓之。見縛於樹。以土塞口。氣
 將絕矣。急解。捧水灌之。及甦。負至原處。其夫已為虎噬。殘
 齒狼籍。與姑痛泣而去。嗟乎。人之事親。遇有患難。親之養
 子在此時。子之報親。亦在此時。豈可以其行艱。食多殺之
 乎。虎狼雖毒。猶知啖此大逆。以洩忿耳。
 紀曉嵐曰。余侍姬之母沈媪。言高川有丐者。無子。與妻在

廟中。夏拾麥斗餘。噶妻磨麪。供母。妻匿好麪。以粗麪餅供
 母。是夕大雷雨。黑暗中。妻噉然一聲。丐起視之。有巨蛇入
 口。嚙其心死矣。丐埋之。媪親見蛇尾。隨胸前。長二尺餘。云
 天啟丙寅。江陰長涇婦。夫死。虐其姑。有所願。指恐恐不敢
 犯。婦遠出。計期留米。叱姑曰。與若食無費。婦出。有僧乞施
 其鄰。與米不受。堅求姑。厨下米。姑曰。此絕老婦命也。僧出
 做緇衣為質。姑以情告。我者不堪為媳。筆楚僧。強納衣。擢
 米而去。日暮。媪以他故。還索米不得。叫罵逐姑。姑曰。僧言
 着衣愈百疾。特為娘子留也。媪罵曰。能愈疾。試披著身。遂

不可脫。須臾生角成老特矣。姑急牽其手。手仍為人形。觀者如堵。與飯不食。僅嚙生草。非姑親餉不食。

和睦夫婦

註。和和好睦。親睦夫婦和睦。家道未有不興隆者。但齊家必先修身。身不修。無論愚者悍者。必致不和。卽賢者能者。亦終成間隔骨肉參商。非氣致異。所必然矣。有妻室者宜自慎。元始天尊曰。和與不和。判自初婚。以敬節愛。以性約情。情愛真。至白首如新。乍見狎媚。愛湯情淫。有言必聽。無意不從。漸至積重。欲振大綱。婦以習慣。謂夫反常。爾攻我嫡。爾不肯降。門

庭鼎沸。骨肉參商。恩極成怨。自古爲然。我勸世人。謹之於先。又曰。夫婦和者。不因貌陋生嫌。不因才拙生嗔。不因門第長傲。不因姬妾易心。不因家貧薄愛。不因久病辜恩。不因患難而失顧。不可外戀而忘情。如手如足。如瑟如琴。淳風翔洽。淑氣導迎。以祀先祖。先祖居歆。以事二親。二親載寧。以持室家。室家溱溱。以育子孫。子孫繩繩。天心默佑。共享遐齡。百歲之後。去而上升。

司馬溫公曰。凡新婦到家。夫須飭之以禮。然不可不在初時。曾見世族女恃貴驕悍。嫁一士人。其士以禮持身。初時處之有

法卒歸於正。故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若初來失法。養成其性。後難改矣。

胡隆字曰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但婦人不讀書。多不明理。有不是。宜委曲開導之。勿遽加聲色。凡事商量相敬如賓。乃和氣致祥之象。若不諒其愚。一概求全責備。則成仇分心。家道由此不振矣。

案明陳邦佐以妻不協於母。議出問唐一菴。答曰。大孝敬母亦和妻。若一時偶失母心。便棄之。他日母如追悔。子尚得爲孝乎。只宜隨事訓誨。纔是良策。未幾婦姑相協。邦

佐早世家貧。妻堅守節。勤謹持家。織紉奉姑。姑死盡哀。盡禮。後家道甚裕。此皆唐公一言之力也。後唐公累世殷富。且壽。

荆山士子張洪仁。生平方正。一妻五妾。皆無怨言。人問其故。答曰。但令新無間舊。人心自安。一門雍肅。咸臻壽考。裴章河東人。父昌曾鎮荊州。僧曇炤道高。能知休咎。章幼爲炤所重。言其官必過父。娶李氏。章從職太原。棄妻於洛。過門不入。別有所挈。李氏自憾命薄。褐衣墨髻。潔身修行。蔬食讀佛書。又十年。昌移鎮太原。曇炤隨之。見章敘舊。驚

吁久之。謂曰。貧道前言。即君必貴。今削盡何也。章以棄妻告之。炤曰。尊夫人魂訴上帝。以罪處君。旬後為強兇。以刀割腹於浴室。五臟墮地而死。因婦怨無終。天亦為之動怒。然李氏尚在。而章死非命。報不啻數倍其值。薄倖即視此。能不寒心。

黃允黜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座攘袂。數允隱惡十五事。遂越席登車。朝廷聞之。允坐此廢。

教訓子孫

註 教謂教之以道。防其失性。訓謂訓之以法。務使循禮。諸普三曰。子孫不肖。莫只恨子孫。當刻責自己。畢竟有得罪天人之處。故冥冥償其報也。此先賢至論。故欲子孫之嘉美。首重積德。次重立訓。方於祖父之道無闕焉。座右編曰。教子孫如養處女。最要嚴出入。謹交遊。一接近匪人。是清淨田中。下一不淨種子。便終身難植嘉禾矣。景行錄曰。以忠孝教子孫者。昌以智術教子孫者。亡。

案 劉 摯幼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一子。何不加恤。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後為名臣。

趙次山公方崖公之太父也。崖晝年夜讀，懷炭少許。次山見之，叱曰：少年當恤勤苦，乃不能耐寒耶？彼霜天雪夜，朝臣待漏，猶不免於苦寒，况未老而享既老之福，則終不得老。未貴而享既貴之福，則終不得貴。方崖謹佩斯訓，官至大司寇，以清介稱。

劉琨爲縣令，子贊始就學，衣以青布，食以蔬食，每自食肉，謂之曰：食肉君之肉也。子欲之，則勤學以致祿，贊因力學卒成進士。顧氏訓曰：子女自幼，衣以布素，食以粗糲，不惟惜福，兼可教儉。

浦江鄭氏家規，子孫年未三十，酒不沾唇，至四十許，少飲奉客，惟務勤朴，勿強以酒。諸婦不許共飲，故累世同居云。

魏莊渠先生太父元律，公子孫有過，不忍笞也，召戒諭之，使愧而改性，勤儉懇懇語子孫，以耕織勞苦，蔬衣粗食，稍紛華，則不悅。莊渠理學大儒，亦其毓德有素云。

韓忠獻公教子嚴而有法，次子舍人綜，自西京謁歸來省，三子絳、四子績，皆登第歸，宴客坐間，問綜聞西京有奏讞者，其詳若何？綜思之未得，再問不能對，起索杖，叱曰：吾居千里外，於事無所與，且聞奏讞，汝食君祿爲府倅，一府事

莫非汝事。乃大罪案。猶不知耶。必杖之。客為力解。乃免。公入子綱。綜絳。績。績。維。縹。絳。績。皆宰相。維門下侍郎。人謂教子有方。所以多賢子。

韓魏公誠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徒喪所守。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

包蒙泉為御史。其母戒曰。汝為天子耳目。官當廉以持身。激濁揚清。方為盡職。泉遵母訓。廉介清謹。不畏惡禦。聲震朝野。天下賢之。其弟子敬亦御史。在家請客。母問所請者。

僕曰。某某問言何事。僕曰。言買妾。母大怒。呼至。令跪而責之曰。某諸侯。小人也。不親賢人。君子而親此人。不談經史。道德而言買妾。吾不忍見汝敗壞家聲。終日不與言。子敬懼叩頭請罪。母曰。必絕某氏子。不許往來。方恕汝罪。子敬諾。自此改過。品行端正。亦如其兄。

二程先生母侯氏。於兒有過。必不掩。常曰。子所以不肖。多由母蔽其過。使父不知也。凡飲食必置座側。若絮羹。卽叱正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奴婢不許以惡言罵之。故二先生平生食服無所擇。無惡言加人。教使然也。

張氏家訓曰男女習業當務正經有益之事男業首則讀
次則耕此本業也其他醫卜算法特艱其精皆足爲世用
者至星相之士俯仰求人何若耕田治圃之切實可守乎
乃若琴棋雜藝及一切雕鏤異巧之事冀以餬口馳名此
治世之蠹民聖王所必禁也女業織紡紉紵以及中饋之
事乃人世資給室家必需不能者不可爲婦也至纂組刺
繡及凡花巧之爲導人以靡麗者我所深惡戒之禁之
人溺愛其子養成惡性至不可制小則破產蕩家同受飢
寒之苦大則喪身絕嗣難得享祀之求世人往往有之註

中亦不少此事載此數語祈人自省與轉勸而已矣

毋慢師長

註 師長我所受業者也。人生有三事之如一。是師長成我
之恩。與生我食我者等。安可慢乎。慢者言詞不遜。禮貌失常。
有心忽略之謂。凡師長教訓。宜虛心敬受。慢心一生。則教之
不入。何能有成。有子弟者。須擇學品俱優者。敦禮延之。戒子
弟。惟師言是聽。則子弟自無過舉。師道亦尊。若見子弟不善。
卽咎及師長。輕生議論。起子弟不誠之心。將視先生全無嚴
憚之意矣。

案樓季美曰爲師者多貧士爲東翁者必能安其家始能用其身能用其身始能用其心身家俱安心無二用雖欲不盡而不能已

錢塘都氏子天姿聰慧受業於張姓師因筆削其文怒而語人曰偏我文不佳耶腐儒依我爲生我去則東修滅矣竟不辭而去後遂無成與惡徒往來死於非命

新安汪道會天姿穎異過目成誦八歲能文但狂傲恃才侮慢師長一日欠河口忽出一物形狀似人指之曰汝本狀元因侮慢師長上帝削去吾不隨汝矣後一字不識

王誥應試文甚佳遇相士叩之相士曰君相清高文才必美但過寒難發達果不中復叩終身相士曰如君之貌豈敢輕許然相從心生君種大德卽能回天誥歸自思貧家濟人利物不能爲但平日見爲師者多不盡心教徒讀書不多遽令作文改換文字迫使應試欺人父兄博取名利損人多矣我盡心教誨或者亦是種德三年又遇相士許其必中誥曰何前後異言相士曰我相人多不能盡記或者君積德改變乎曰我寒士何德但受教後止盡心教徒耳相士曰教人成德成才便是大德必中矣發榜果中

秦定叟曰。延師教子。婦人能知敬重。尤其是第一正務。蓋孩
子以母旁爲通逃之地。母嚴便無規避之方。教自易施。嘗
見人家丈夫極敬先生。婦人却不管照。丈夫極重望兒子。
婦人却自姑息。此最害事。余有一友。係農家子。其母每於
先生進館時。預織綿紬一疋。自送先生云。願先生加意教
訓小子。其子卒登第。又一友。訓一頑徒。大用夏楚。其性稍
馴。此徒忽病。病痊進館。使者曰。主母拜上先生。甞使官人
讀書無成。求先生免打其子。終廢二事。皆所自擊。特舉以
告世之爲母者。

祭酒李時勉。忤權奸王振。架於國學前。炎天三日不釋。太
學生石大用。其門生也。具疏請代。銀臺懼以法。大用曰。死
於義猶生也。何懼若師。果宜受大刑。某願代。疏入。詔下。嘉
其義。並釋之。

顧潤之。素從學。愈觀光。光無子。謂潤之曰。吾疾汝侍湯藥。
我若老以死。託後疾。篤歸潤之。道卒。潤之迎屍至家。殮。殮爲行
喪禮。葬後歲祀不缺。或曰。師死。殮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
哭於寢。夫生於我。養死於我。殮非家殮之。可委於野乎。人
莫不歎服。

李璜曰師長固不可慢然師長亦宜自知謹惕如王文康公父訓蒙必盡心竭力每與人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童子以我爲師則終身成敗榮辱俱在我若誤人子弟其罪深矣蓋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行如孝弟有缺雖才華振世不足重也故樂爲弟子講孝弟故事晚年生文康公此固凡爲師者所宜法也

江西玉山縣李象梓年十七入泮十九食餼授徒課極嚴盡心教誨三十年不少懈並多發達者至五十一歲二子暴卒置三妾四年無孕於是寫疏禱於城隍夜被攝至冥

城隍謂曰汝命應得科名並子息因汝訓徒務以文章科名爲事而於聖賢義理不訓之身體力行背逆聖教致受天罰汝若能痛改前非宣揚聖訓尙可延嗣及醒深自愧悔仍開館授徒凡於聖賢所言孝弟忠信正心修身一切義禮爲弟子反復講明誠以力行毋怠每日務課弟子謹循聖教而後已並隨所遇勸化世人如是五年至六十歲元日夢神曰汝數年宣揚聖教實合天心賜汝三子書香不墜是年三妾各生一子李感神示之恩筆其事以勸世季某年命丙子丙申丙辰丙申干俱是丙而支全申子辰

此玉屑寶鑽格也。幼聰明，稍長擅文名。學於姚江余先生，送歸所贈束修。季某父俱以假銀易之。余至家不能用。室人交謫憤恨而死。是日季某發狂大叫累日，及愈不復能文矣。遂坎垓終身。

明萬曆間京口張某有文名，七試不入泮，求夢文昌帝君，責之曰：汝十五年來富家相迎，束修甚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五家皆為改作文字，欺父兄，誤子弟，今汝猶華館聚徒，榜蒲為師，宜如是乎？張不敢答，遂醒，因不出戶。圖改前非，有友過敘，其徒忽報曰：某生因賭而鬪，被其打

死。張連累入獄，刑辱不堪，財盡悒悒而死。

毋侮聖言

註：聖言是聖人代天宣教，垂訓以教世者也。侮戲玩也。視聖訓為拘迂，侮而慢之，其無佩服之心可知。惟君子佩服於心，如遵提命，不敢或悖，所以為君子。小人偏見自是，妄加議謗，不知忌憚，所以為小人。使弗諱誠勸化，直以惡言充塞仁義，亂風興而世道愈衰。帝君告之，欲其及早回頭，勿待噬臍也。

案：肖德篤學，晝夜無倦，每讀書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

妻子候問。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是。

李昌齡曰。聖經賢傳。教人之意。至詳且盡。人固各宜凜遵。即所為善書者。淺言之。喻言之。集報應而歷言之。俾中下人易曉耳。讀之善者可以感發善心。惡者可以懲創逸志。大有功於世道人心。而不可詆毀以自干罪戾也。

李卓吾恃才放恣。非毀聖賢。嘗創為兩人語。一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一笑曰。然則羲皇以下。盡燃燭而行也。先賢先儒。誹謗尤甚。晚年兒死。削髮為僧。益任妄誕。張給

事奏之下獄。遂自刎。

蘇成子利人利物。事從不肯行。見人誦經修善。反笑毀之。年四十七。口生疽。上下唇俱臭爛。猶不知悔。每於古籍中所載佳言美行。必指為飾說。後一貧徹骨。一子天死。身漸縮小。乞食鄉鄰。其頭忽變為犬。數日。身亦變。惟手足不變。經歲方死。

姚文然曰。人惟無有把持。每易墜落坑阱。善書所以救人於坑阱也。得而觀之。幸莫大焉。蓋亦乘我得為之時。藉此善書。可以生悔。可以圖補。脫離坑阱。冲舉神霄。無邊受用。

皆善書有以啟之也。人奈何惘惘自錯而不佩服聖言哉。

風陵文庫
文庫19
F276
1

